

性別平等——就像天是藍的、草是綠的： 參加聯合國第 60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 非政府組織論壇觀察與經驗分享

文 | 林美薰 | 現代婦女基金會副執行長

溫筱雯 | 現代婦女基金會研究員

圖 | 作者提供

每次到紐約參加 NGO CSW 會議都像開了一扇新視窗。

睽違三年，再度參與，沒有飄著細雪，反倒異常暖化。不變的是，來自世界各地關心女性與女孩的夥伴們，帶著不同生命脈絡，在不同層次的會議中，熱切融合成 one woman 的共同視窗。

一、No one left behind

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是今年熱門的議題主軸，此乃聯合國訂下 2015 年到 2030 年的發展目標。希望能夠達到零貧窮、零飢餓、好的健康、平等的教育、性別平權、每個人都有乾淨的水與公共衛生、適當的工作與經濟成長、革新、減少不平等、永續發展的城市、氣候變遷應對行動、不受污染的海洋與土地，建立全球夥伴關係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等 17 項目標。CSW 今年的優先主題為「婦女賦權及其與永續發展的關係 (Women's empowerment and the link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正是呼應其中第五項目標「性別平等」。SDGs 是基於 2000 年所訂下的千禧年發展目標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 所發展出來，遲至 2015 年 MDGs 年限已到之時，卻發現世界各國此發展目標進步狀況參差不齊，數以百萬計的人在這個發展目標下被拋下，特別是一些天賦條件最弱

勢的族群，女性因為性別的弱勢也在此行列。因此，3月14日首先登場的開幕式中，大會就揭示SDGs重要價值：「沒有任何一個人應當被拋下（No one must be left behind）」，尤其是那些最弱勢的人，或因為性別、性傾向、年齡、階級、種族、文化、障礙、區域……等因素，而難以達到目標者，我們更應該給予更多的優先特權與協助。

我們距離「no one left behind」還遙遠。聯合國統計每4名女性當中，便有一人曾遭受性別暴力。在臺灣，每年都有11萬多件的家庭暴力通報案件；衛生福利部在今年婦女節前夕公布了一項調查指出，臺灣婦女每4人中有1人在其一生當中曾經遭受伴侶的暴力傷害。又鑒於全球婦女仍經歷著各種形式的暴力，NGO CSW訂定回顧主題為：「消除並防止對女性的各種暴力行為（The elimination and prevention of all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在SDG 5「性別平等」的子議題下，也提到必須在2030年達到「在全球消除對婦女和女童一切形式的歧視」，這個目標所說的，並非降低或減少性別暴力，而是將一切對婦女和女童的暴力消滅殆盡。

許多場次的會議中不斷強調，落實目標的重要策略包括發展國家層次的行動計畫或立法、經費充實以及落實監

督國家責任。反思國內，對於防治性別暴力缺乏國家級的長期發展計畫；雖然去年修法中建立防暴基金，然而經費卻只比原來防治預算增加兩千萬而已；身為NGO，我們期許不斷的監督直到政府負起完全「no one left behind」的責任。

二、We are one woman

這次參與CSW另一項重要任務正是本會與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女協會中華民國分會（PPASEAWA Taiwan, R.O.C.）聯合籌組的論壇。主題為「針對婦女及女童的網路犯罪：科技跟騷、網路性侵害、親密關係暴力及人口販運（Cybercrim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on Stalking, Sexual Assault,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Human Trafficking）」。

會中邀請到美國跟蹤騷擾的權威學者TK Logan 與談，本會青年代表，同時也是

臺灣防暴聯盟廖書雯秘書長（右）與現代婦女基金會代表參加NGO CSW。



跟蹤騷擾被害人 C 小姐也現身說法，述說經歷跟蹤騷擾的切身之痛並呼籲立法保障被害人。

我國性別暴力防治的安全網中，「跟蹤騷擾」是獨缺保護的一塊。在 1997 年通過性侵害防治法、1998 年通過家庭暴力防治法、2005 年通過性騷擾防治法，並歷經多次的法律修正。此外亦有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人口販運防治法等法律保障婦幼人身安全，惟獨對於「跟蹤騷擾」行為的禁止與被害人的保護付之闕如。跟蹤騷擾是一種針對性的犯罪，就像獵豹追尋獵物一般，針對、鎖定被害人，並造成被害人極大的痛苦。在美國估計全年有 750 萬人遭到跟騷，其中女性比男性的比例多三倍。根據本會調查，在臺灣 16-24 歲的年輕女性中，每 8 位當中就有一位有曾遭到跟蹤騷擾¹。親密伴侶暴力被害人中，每 4 位就有 1 位受跟蹤騷擾之苦²。除一般人認知的尾隨、站崗、監視外，隨著科技網路的進步發展，網路跟騷成為一種新型犯罪，網路無遠弗屆與匿名的特性，超越國界與法律的約束，同時網路的

方便性，讓跟蹤騷擾更成為隨手隨時進行的犯罪，使婦女與女童的人身安全更顯脆弱。Logan 教授提出在美國在 18-24 歲族群中，女性遭到網路跟蹤騷擾的比例都明顯大於男性，同時造成的衝擊女性也遠比男性感受到得嚴重³。

C 小姐正是跟蹤騷擾的受害者。她的前男友試圖挽回兩人情感，在就學的地方不時出現，並透過網路掌握 C 小姐的行蹤，令她不勝其擾，甚至不惜改變自己的外貌與習慣，只為了躲避前男友的陰魂不散。前男友透過網路找到 C 小姐不曾對外人提及的活動，並現身在該活動中，令人不寒而慄。C 小姐做過許多嘗試，包括報警和求助朋友，但由於沒有具體法源，警方也莫可奈何。幾度的絕望與無助，C 現在最想說的就是：「我只是想要能自由的生活，能仰望天空微笑」。C 小姐的際遇是被害人的冰山一角，許多年輕女性特別容易受到跟蹤騷擾，但卻無法說出來或對外求助，加上目前臺灣並無明確的法律定義它，與懲罰加害人，迫使被害人孤軍奮戰。

1 本會曾於 2014 年進行一項調查，有 12.4% 的年輕女學生表示曾遭遇跟蹤騷擾，被跟蹤的型態以通訊騷擾為最多，其次是站崗、尾隨、或在某處監視等方式，讓被害者時刻都需提防受害，造成相當大的心理壓力。上述跟蹤騷擾者大多為男性，而超過三成的被跟蹤女學生表示生活秩序亮紅燈，甚至感到害怕無助，沒有安全感。受害者雖可能嘗試與對方溝通、向他人請求協助，或用各種方法阻斷對方接觸，如搬家、換電話、換工作等，其中只有不到一成的被害者曾經報警或提告。

2 在一份對本土親密關係暴力被害人 (n=543) 的調查中發現，25.5% 的受暴婦女曾遭施暴者跟蹤或監視。(王珮玲，2012)

3 Pew Research Center, 2014。http://www.pewinternet.org/2014/10/22/online-harassment/。

跟蹤騷擾是一種真實的犯罪（Stalking is Real Crime），也對女性造成強烈的恐懼與控制。本次 NGO CSW 的開幕式，女性傑出貢獻獎得主，尼泊爾籍女權鬥士 Bandana Rana 在專題演講中重申「任何人都不能被拋諸腦後（No one left behind）」是聯合國所定的永續發展目標重要意涵。我們在論壇中引述並強調「我們不應該將 C 小姐或任何一位跟蹤騷擾的被害人拋諸腦後，我們不應該讓她自己奮鬥，這是國家的責任」。SDGs 目標 5 當中提到「應強化政策與法律以促進性別平等與增權婦女」，而沒有相應對的法律保障，就是一種性別的歧視。透過「跟蹤騷擾防制法」的立法行動，我們才得以將跟蹤騷擾法制化，正名跟蹤騷擾是一項犯罪行為，國家機制應介入並保護被害人，才能增能被害人。法律的不足就是一種性別歧視。SDG 目標 5 當中提及「應終結任何形式對婦幼的性別歧視，應要消除任何形式對婦幼的暴力」。臺灣這幾年致力於性別暴力防治雖然有目共睹，然而跟蹤騷擾立法卻落後先進國家近二十年，如果持續落後，形同對性別歧視且袖手旁觀。我們期待國會盡速通過，因此也邀請全場與會者加入聯署的行列，不分國界、種族與文化，我們得到全場友人的共同迴響，此刻感受到這份支持來自全球女性共同



現代婦女基金會與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女協會中華民國分會（PPASEAWA Taiwan, R.O.C.）聯合籌組的論壇。現代婦女基金會發表主題為「親密關係暴力中的網路跟騷及臺灣的性騷擾：現象與預防」（Cyber Stalking On IPV And Sexual Assault in Taiwan: The Phenomenon And Prevention）。

命脈，在一個論壇中，凝結成一個共同的期許。

兩天後，在路上，遇見一位印度人迎面微笑，當下以禮相還，也回了一個微笑。她接著說「我就在你的論壇中」、「我很感動，那是我參加過最棒的論壇」。我也深深的感受到 We are one woman。

4 <http://www.unwomen.org/en/news/stories/2016/3/press-release-discussion-on-gender-equality-with-canadian-prime-minister>。

三、天藍草綠的性別平等

除了周邊會議與各種論壇外，鎂光燈焦點朝向走進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演講的政治人物⁴，夾帶高人氣與高調的女性主義，特別受到本次與會者的熱烈歡迎，他是加拿大總理 Justin Trudeau。Trudeau 一直以來都自稱是女性主義者，他表示這只是「相信男女應該平等」。他的這項主張一直是媒體與網路世界「爆炸」的焦點，但他說「我會不斷大聲明白地表示我是女性主義者，直到人人都覺得這沒什麼大不了為止。」

Trudeau 去年以 43 歲的年紀高票當選總理，11 月組閣破天荒建立加拿大第一次的性別平權內閣，30 位閣員中，15 位是女性。雖然當時許多老臣反對，但 Trudeau 獨排眾議，他告訴加拿大女性「妳對這個世界很重要，妳必須超越老男人們所建立起的網絡。」我特別欣賞他渾然天成的性別觀點以及力抗體制的勇氣，他呼籲全球領袖也任命男女各半的政府閣員。如果有人說：「我很想，但是當前黨體制下不可行。」他就會回應：「那你是否曾為改

變體制努力，讓那些傑出女性成為我們需要的領袖？」

他的堅持呼應 SDGs 有關性別平等（Goal 5: gender equality）的目標之一：確保女性有充分且平等機會成為參政與公共決策的領導者。Trudeau 不畏傳統政治的壓力，直接以總理的高度改變體制，朝向以性別平等為主的政治，堪為典範。回想今年一月總統大選後，臺灣第一位女總統的新聞攻佔世界媒體，國際傳媒訪問本會：臺灣選出女性總統是否代表臺灣性別平等意識的進步？又是否代表未來推動更具性平的政策？對照加拿大總理的作為，答案已經很清楚了。選出女性總統代表臺灣人可以肯定女性的決策能力與領導力，但不代表是女性主義的擁護者，不代表整體女性地位的提升，也不代表性平政策會是牛肉，未來整體內閣成員的比例與性別意識才是左右政策與性別平等的關鍵。

走出聯合國，仰望藍色的天際，各國旗海飄揚，我們甚願性別平等的理想有一天能在臺灣，像 Trudeau 說「天是藍的，草是綠的」一樣自然。

參考文獻

王珮玲（2012）。〈臺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 TIPVDA 之建構與驗證〉。《社會改革與社會工作學刊》，16（1）：1-58。